

# 他不是艺术家,是哲学家

“历史之后——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·科耶夫”深圳展出

深圳商报记者 梁瑛/文 韩墨/图

照片放在幻灯里,明信片印在桌布上,而行程则像数学公式一样,一页页被记录下来,张贴在展墙上,这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摄影展。9月21日,“历史之后——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·科耶夫”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开幕。作为一个摄影展,这个展览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展出形式的特别,更在于完成所有作品的不是一个艺术家,而是一个哲学家。

## 用另一种方式展示科耶夫的哲学

如果你期待像普通的摄影展一样,进入展厅就看到一幅幅镶嵌在镜框里的摄影作品,那你注定要吃惊了。OCT的展厅被幕布分成两半,黑幕之后,是用幻灯打在三面墙上连续播放的400幅照片,黑幕之外,则是印在9块桌布上的2000张明信片。而看似数学演算公式的旅行日志手稿,则被放大张贴在展板上。之所以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展出这些照片,用策展人哲学家鲍里斯·格罗伊斯的话说,是因为当他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,他们就是以幻灯的方式播放的,从来没有被冲洗出来,也没有被展出过。

鲍里斯第一次对科耶夫产生兴趣来自于他对黑格尔的研究。科耶夫在世时从未发表过任何哲学著作。他的黑格尔课程讲稿于二战后出版,名为《黑格尔讲座入门:1933-1939年高等实用学院教授的精神现象学课程》(1947),这本书集结了科耶夫写的讲义和笔记,还有讲座上由学生抄录的讲座文稿,内容相当零散。而后来鲍里斯的一个朋友告诉他,在巴黎图书馆里有



▲明信片印在桌布上,摄影展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展示科耶夫的哲学。

一个档案馆里珍藏了科耶夫许多的资料,而在巴黎的这个档案馆里,鲍里斯也是首次见到了科耶夫的5000张摄影作品及1万张明信片。鲍里斯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展示科耶夫的哲学。

## 记录“历史之后”的世界

科耶夫曾是俄裔法籍哲学家和外交官,也

是现代抽象绘画鼻祖瓦西里·康定斯基的侄子。科耶夫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极具影响力,启发了一代法国思想家,比如米歇尔·福柯、雅克·德里达和雅克·拉康。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类上一段历史的终结点,因为人类已经实现了个人自由,人类的欲望已经受到普遍的认同。在他的观念里,在“后历史”条件下,人应该不再思考世界的本质,而是要改变世界,因此他放弃哲学



▲从哲学思考到实际行动,科耶夫为记录“历史之后”的世界开始了他的摄影实践。这些图片创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。(资料图片)

研究,进入法国政府的经济部工作,他是欧洲经济共同体(即后来的欧盟)的一个主要设计者。

从哲学思考到实际行动,科耶夫为记录“历史之后”的世界开始了他的摄影实践。这些图片创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。科耶夫亦曾在锡兰(斯里兰卡)、中国、印度、伊朗、日本、尼泊尔和苏联,以及西欧各国旅行。记录他旅行足迹的日志今天也被展示出来,什么时候到何地,什么时候离开此地,这个地方有些什么细致的特征,在日志中都描写得十分详细。

展览的另一个部分是印在桌布上的明信片,为什么科耶夫有这么庞大的明信片收藏?鲍里斯认为,这是科耶夫学习摄影的一个方法。因为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其一个客观的立场,而从明信片上,能让自己的主观方向越发地接近世界的客观立场。当然,最引人瞩目的还是打在墙上的那些幻灯图片,这些图片展现了一个西方人是如何在视觉上理解东方和西方的。沉闷终结和空洞的西方,在审美上和善的异域东方,还有科耶夫的家乡俄罗斯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但他通过拍摄古老的教堂把历史最后封存下来,这些都构成了科耶夫通过其哲学思想来表达的对世界的理解。

本次展览也是荷兰乌德勒支BAK当代艺术中心“前西方”项目中的研究性展览之一,在深圳展出之前曾先后在荷兰乌德勒支、韩国光州巡回展出。